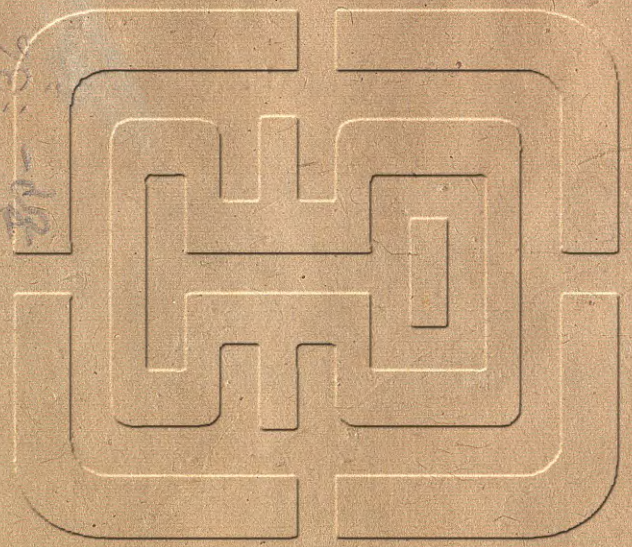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　諸授光祿大夫刑

唐六十二

## 無憂王寺寶塔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四分三十三行行七十四字正書在扶風縣

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塔寶身寶塔碑銘并序

徵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臣撰

鹽農楊播書

夫萬物混成天地恒其數一真妙門龍象演其教教也者因言以見性數也者任氣而爲名



我釋迦聞

賜進士出身　諸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一

## 無憂王寺寶塔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四分三十三行行七十四字正書在扶風縣

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寶塔碑銘并序

徵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弦線撰

鑿農楊播書

夫萬物混成天地恒其數一眞妙用龍象演其教教也者因言以見性數也者任氣而爲名　我釋迦闡

兩儀應三也步蓮臺而清風自扇攀桂樹而白月□□
故能□□根牙□宏頓漸高懸佛日遠照昏衢了緣扣
寂合大空而泥相從有入無破羣迷以登覺路矣遐矣
旨哉實哉有若此寺大聖眞身寶塔者　摩伽王之系
孫阿育王之首建也噫如來滅後報應斯在究乎其容
則卅二相形焉曰乎其變則八萬四千所明焉或曰華
夏之中有五印扶風得其一也雖靈奇可覩而載紀莫
摽目者漢□□齊梁□中遭時毀歇晦跡丘墟營□
不□□無□□祥異氣往往間出故風俗謂之聖塚
焉空傳西域之卓獨亭中人之薦厥有太白二三沙門
攝心住持得□清淨其始遠也望而□之其少近也□
而信之周流一方磅礴□皇□□□色□□瑞光通宵
更雄達曙不散者久之矣咸請奉以身命碎於微塵精
誠克孚指掌斯獲驗其銘曰育王所建因以名焉　大
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拔育以爲□□□古名同於
今□削舊規辦新意廣以臺殿高其門閎度僧以資之
刻名以紀之隋開皇中改爲誠實道場仁壽末右內史
李敏復修之賡其銘矣煬皇帝嗣位省□下伽藍□□
□燒禪□□□發其□遂□□以州□寶□而配焉
我聖唐太宗文武皇帝鳳鳴中天龍躍北朔帀薛舉

以問罪次滻川而犒師欽承靈蹤宿布虔懇一戎遂定
載路□□德□年□□法門□□京城□十四大德
□□沙彌□□□□舊大德以輔□贊有功也僧徒濟
濟□百其衆梵宇輳輳數千其多貞觀五年二月十五
日岳伯張德亮曰覩神光□□及物□上章奏精□動
天有　□以望雲□寢殿□施焉古所謂
三十年一開則歲穀稔而兵戈息自育至顯德五年蓋
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開發即以其年二月八□□
□□□□□□□奉迎護舍利觀其□□玉潤皎潔冰
凈靈不可掩堅不可磨寸餘法身等虛空而無盡一分
功德比恒沙而莫量示不思議之致也　二□親
造九重寶函擬以□□□□□□□□□□□府□□
五百疋□□□復益令增修有禪師惠恭意方等遵
睿旨購宏材徵窩縣之工□蓬壺之妙容□匠而蔵
製獻全摹以運斤不日不月載營載葺且□□□谷□
隈□□□□□□襟帶八川□□山□□□□□□隱□
□面太白之羣峯陽烏矯其翅由是危檻對植曲房分
起欒櫨疊拱枕坤軸以盤鬱梁棟攢羅拓乾崗而抱闢
適將□會□□□□□宗師　□□佛之記□域
中之□□敢上之因豈□□乃瓌琦蓄□豐麗宮崇岳

立杖一柱以戴天蜿蜒霞舒揭萬楹而捧日　則
天聖后長安四年　勅大周□□□□□□□鸞
臺□□□□□公暐同往開之□□作□七日行道
踴踊祷擔於東都明堂而陳其供焉　萬乘焚
香千官拜慶雲五色而張蓋近結城樓日重光以建輪
遠浮郊樹□□□□□□□□□□□□□□□□
□　□□岐陽施絹三千疋景龍四年二月十一
日中宗孝和皇帝旌爲　聖朝無憂王寺題舍利
塔爲　大聖眞身寶塔度僧四十九□□□□□□□
□□□□□□□□□□□□□□□□□□□□□□
化□之謂聖陰陽不測之謂神況每欲開臨皆呈異
相或風煙歊欲蕩覆河山或雷雨震驚杌動天地倏往
而香花戾止□□□□□□□　我肅宗文明
大聖大宣孝皇帝纘承丕緒恢復盛業德包有截化揔
無垠以澤及四海爲動華以功□□□□□□□□□
□□□□□□□□初五月十□日　□僧法
澄中使宋合禮府尹崔光遠啟發迎赴內道場
聖躬臨□晝夜苦行從正性之路入甚□之門以其年
七月一日展如初□□□□本□□□□□　詔□
□□像一舖□事金銀之具□百□□□爪髮王簡及

瑟瑟數珠一索金欄袈裟一副沉檀等香三百兩以賻之道俗瞻戀攀緣號訴哀聲振乎林薄痛□□乎海裔故得□源嗚咽□□□□□□□光□　我漢室人□□□□之頃寺之門樓及鍾經等閣及東西行廊星霜殆改冈克厥楄有元響上人者禪林之秀也壞衣味道却粒□眞□大慈悲聿宏製之寔多喜捨□□□□有輪奐□□□□□有塈茨而未盡□□沙門法筠者法將之雄也上座唐興寺主法昭泉都維邮澄演等蓮華之粹也同力致丹誓相爲謀□□□以營之又結活以成之層簷□□□□□□□雲□□□□崇崇焉

極樂之所也嗟夫八音希聲大覺無形或芬芬馨馨或杳杳冥冥如髣髴兮有靈有靈有道有道則壽考凡人莫□□萬物於自然故達士樂仝眞而□□□□□□□□□相交□王李公□忠□心居其泊志處其約或謇謇諤諤或汪汪綽綽若昂藏之野鶴野鶴得性得性則常靜凡人莫不繫百寶於□□故　□公秉廉讓以成政□□□□□□□剋己復禮人焉而勸□□懲惡人焉而懼任□□善人焉而悅務農省稅人焉而康君子曰不肅而威不嚴而教龍門講德載揚元□□風馬首行春更墮里嵩之雨良足□□□□□□□

□衛□□□□□□□□□孤懸隴□□稜劒□長倚
天外而已在少尹時則有若撿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張公增少尹撿校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丘公鴻漸
並□□□□□□□□□□幕□□□有若侍御史內供
奉梁公傑侍御史內供奉姜公皎監察御史裴行嚴
公霆秘書省校書郎掌書記韓公計皆人倫之傑也或
間氣逸發或含章挺生騰□□鴈鳳爭飛□□□則
□□□□本□兵馬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監李奉忠
文武呈才風雲合變英威獨斷問望孤高監軍使左監
門衛大將軍焦奉超武畧濟時忠□□　□□□□
□寵冠　兩朝□□□□□量宏深清□卓絕聿
膺宰命尤著吏能共參　元戎之佐喜聞微妙之偈
以爲命者身之質身者命之資法本皆如性應無著筏
喻□□□□□□□□□□□□樹□□□相与□簡□□
頌□詞曰
我佛在兮世獨尊我佛化兮道長存流正法兮不二門
赫惠日兮破重昏摩伽國兮□□□□□□□□□□
仰大□兮遍□□□金□兮□□□度衆僧兮施百納
□□□□□□□□心清淨兮眼不雜伏騰猿兮救怖鴿
混丘墟兮將如何絕榛棘兮与菅蓑觀變現兮信轉多

□□□□□□□□□□□□分□□過呼洞穴分見釋迦
邦伯奏分發　　睿旨屢開迎分歸　　帝里捨
珍玩分具法喜駢屋宮分勢崛起會天人分浴定水偉
嘉祥分爭効祉　　□□□分□光明
　我尹忠分□克清踐福地分□□生對眞容分忘
□情琢巨石分讚休祲歷曠劫分揚善聲
大唐十三年歲次戊午四月□丑朔廿五日辛□建
　　刻字□秀

困學紀聞曰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
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
還本寺此迎佛骨之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
護國眞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寺名與前不
同閻若璩駁之曰法門寺即無憂王寺紀載非一手
故其名互異說非也（關中金石記）
右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塔銘文云貞觀五年至顯德
五年蓋三十霜矣顯德蓋顯慶之譌書碑者稱恒農
楊播而不署官攷之史楊炎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
明皇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
常侍號元靖先生播蓋自託於逸民之流故不稱官
也炎鳳翔天興人而播自題恒農者舉其族望如顏

稱琅邪徐稱東海之類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爲微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張彧撰

宏農楊播書宰相世系表楊氏初裔孫播世居扶風子炎相德宗者卽其人也但表言世居扶風而此稱宏農舉族望以自異也其序扶風地舊有聖塚驗其銘曰肯王所生因以名焉大魏二年岐州牧少冢宰拓拔口修葺臺殿隨開皇中改爲成實道場仁壽二年右內史李敏讓修之重廣其銘唐自太宗問罪薛舉師次漳川欽承靈蹤及貞觀五年牧伯張德亮又加崇飾中宗旌爲聖朝無憂王寺題舍利塔爲大聖寶塔肅宗以□□五月十□日□□中使宋合禮府尹崔光遠啟發迎赴內道場舊唐書肅宗紀乾元三年二月癸丑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鳳翔尹秦隴節度使是也王縉傳代宗令僧百餘人于宮中陳設佛像經念誦謂之內道場不知內道場已起于肅宗時矣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題曰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寶塔碑銘據碑文則無憂王寺之額是中宗所題其在隋時爲誠實道場唐武德年間改爲法門寺碑云奉以身命碎于微塵精誠克孚指掌斯獲又云寸

餘法身等虛空而無盡似即所謂手指骨也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正月乙亥詔送還本寺岐州者本魏周所置舊名隋改扶風郡唐初復置岐州至德初升爲西京鳳翔府不知貞元時紀何以仍稱岐州也陝西通志載法門寺在扶風縣北二十里唐書地理志扶風縣本漆川武德二年析岐山縣置貞觀八年更名碑稱太宗聖帝弔薛舉以問罪次漆川而犒師則扶風之法門寺正即太宗犒師漆川之地與碑合也詳玩碑文指骨藏塔中三十年一開顯慶五年開後至長安四年復往開之肅宗時又啟發迎赴內道場紀所謂先是取來禁中供養者正指肅宗啟發之事非憲宗所迎之骨也邵氏聞見後錄古塔四層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盛儀衛迎入禁中即韓吏部表諫者塔下層爲木有石芙渠工製精妙每芙渠一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始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又刻白玉像所葬佛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見又明人張杰撰碑記云法門寺者唐憲宗迎佛骨之所也元和十四年詔改爲法雲寺勅學士張

仲素撰碑今此碑立于大歷十三年不但在憲宗迎佛骨之前三十餘年且距德宗貞元六年送還本寺亦有十一年則是憲宗迎佛骨之事非此碑所稱之佛骨也固學紀聞但疑無憂王寺與法門寺名不同而不知佛骨是兩事閻若璩謂法門寺即無憂王寺是矣而亦不辨佛骨之是一是二皆未詳考此碑者也此碑撰文者張彧無傳可攷書者楊播即楊炎之父傳載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元靖先生則當書此碑時已拜散騎常侍矣炎傳又稱炎居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炎三世以孝行聞門門樹六闕古所未有是播亦以孝行聞而門樹二闕矣炎傳又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唐書宰相表元載權知門下省事在大歷四年載誅在大歷十二年至十四年八月德宗初即位召炎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然則炎之歷官居相位皆在大歷四年以後其時父喪以起復則播卒在大歷四年以前而此碑立于十三年播卒已逾十年是書碑在前立碑在後也碑載肅宗藏骨塔中有瑟瑟

數珠一索以賻之博雅云瑟瑟碧珠也本草云瑟瑟即寶石碧者方以智通雅今寶石出西番回鶻諸坑井內雲南遼東亦有之紅者名剌子碧者名靛子唐人謂之瑟瑟即此也唐書于闐國傳德宗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闐得瑟瑟百斤蓋瑟瑟爲時所寶如此碑末行四月□丑朔廿五日辛□建泝工字掘廿五日干爲辛則朔日是丁丑廿五是辛丑也碑避諱書用作凡世作廿泯作汜

段行琛碑

碑高一丈一寸二分廣五尺二寸四分二十六行行五十二字正書在汾陽縣

大唐贈楊州大都督段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朝請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鳳翔少尹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增書

朝議郎行鳳翔府□□縣尉李同系篆額

巨唐大寶己未歲春正月段府君之子四鎮北庭涇原鄭頴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張掖郡王曰秀實追琢貞石光昭先考展孝思旌休烈也夫流源者其源長德充者其後大更八姓而丕膺五福府君其人□君諱行琛字行琛宗周杜史垂其裔前漢都尉昌

其業太尉之威懷戎落驃騎之光啟冀方四燕兩魏高
位碩德扶疎於史牒者向二百人以至高門平原忠武
王孝先弼亮北齊奄荒東夏恢武經而抗衡西帝撰文
教而師尹南宮曾門德濬初罹否運播遷隴坻度地肯
堂欝口望姓在周碑奉朝請入隨直文林館靖恭厥位
獲沒　先朝大父操掘機未發早齡即世考達從
調夏官藝極龍豹致果爲毅職統熊羆皆保家之良主
府君生知六行之美學究五經之奥既齒鄉賦高摽甲
科簡脩獨耀於錦衣從事仍屈於黃綬學有著位我實
當之郡有子弟我實誨之自隴及岐鼎新儒行雖東里
子產西蜀文翁誠存物應蓋未之比厥有成績聞於家
邦猷名位而知止賁止園而用晦　我國
家雖石斷匈奴之臂時脩大刑於絕漠之表旁求百夫
之特永清萬里之外府君顧謂子張拔玉曰尔居能服
勤性成惟孝出可承命遊且有方口穴不探龜組何獲
尔之口昆仲弟可以供指使我之先人遺業可以終餘
齒忠不擇事安實敗名曰口慈以激昂俾宣力以勤遠
君子謂府君知愛子之道矣玉投筆占募馳馹徂征坐
籌必勝之畧動獲前禽之利淪口宦登通貴佐律副軍
銀章已綰玉關未入府君温其在邑口且有儀九流百

氏經耳輒誦四憂十義因心必達然猶深居自珍與物
爲春希言中倫知機其神內葆光以恬眞外行簡以依
仁□□奉親之祿欲養而不待身寄有涯之生遷化而
無慙天寶九載夏之季序遘疾於汧陽御史里之第乙
酉奄歸無物其季於斯七十五稔夫人樂平狄氏吳山
縣丞哲第六之女心婉志柔靜專動直承筐而繁衍其
實主奠而敬恭無忒下壽初登先時永逝門子祥穎仲
子秀成季子□穎等柴立長號稽謀宅北明年春孟序
辛亥遷皇祖及諸父之無後者偕葬於隴山東麓栢谷
掌次列三墳同施一域送終之禮備矣屬歲振天□塵
驚荊門徵會沙場之右殄殲鐵額之醜王飛郵及
國擗地崩心夷凶難遂於情禮哭墓復隨於軍□既
清海裔又牧回中一莅疲人荐彰丕績廣德二年秋九
月乙未　詔追贈府君祕書省著作郎夫人太原
縣太君　恩深歿後之寵慶表生前之訓
上又以王翊亮一節綏御□戎致位崇獨坐之班咸軍
雪多壘之耻大靈十年夏五月　詔加贈府君婺
州刺史夫人太原郡太夫人十一年冬舊使尚書左僕
射扶風郡王馬璘遘疾弥留表王請貞師律　詔
仍遷御史大夫既操二重之權克施五利之策平涼安

定曲荷其亭育先零罕开遙服其威信四封無聳三務
有成十三年五月　命朝丹禁面疆戎索
帝曰朕翁孫也俾寫眞麟閣稾秡而遣焉及季夏壬寅
又贈府君楊州大都督夫人忻國太夫人榮親揚名二
美兼著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詩曰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見於府君矣雖封植無改而銘頌未刊過聽謬採
於芻蕘脩詞愧陳於質要銘曰
於穆端士神所勞矣貞惠資身義方訓子育德無倦徇
名知止宜其後昆式是繁祉繁祉伊何後昆□然西服
戎胡東定幽燕殊勣克著湛恩上延贈光三錫慶洽重
泉熊軾增寵牛崗啟繇北控汧源西馮隴岫列塋如始
紀□增舊淑德清規終天永茂
大廳諱十四年閏五月庚□朔十三日壬午建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道逸豐美極是當家書者爲張
增增無書名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多矣非此碑則
後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琛者忠烈公秀實父忠烈
兄弟四人長祥頴次公次秀成次同頴史傳不著因
爲拈出碑又不署撰文者姓名豈即張增耶忠烈公
汧陽人碑在汧陽完好可搨趙明誠金石錄又有一
碑云楊炎撰蕭正書與此不同而却無此碑豈段公

有二碑耶書之以俟考 石墨鐫華

此碑人以其非名家也搨者少故石尚全然字固非惡可以觀唐日文明之盛又何必名家後可存也余于唐碑多有采錄此更罕得但碑中敘府君之沒張掖以軍事未見舍斂猶之可言至于葬事襄于昆弟已爲不情乃赴闕出鎮多歷年所未見展墓之請況于終制之思卽唐世之不體臣喪亦王之緩于諗主此中曲折覽之悶人及觀宋之名賢永叔阡標瀧岡全未目見長公自舉進士迨司玉局終身未嘗入蜀松楸邱墓何以爲心則軍旅之交介胄之士更何多焉然獨云時制太嚴拚職非易至我朝恤念臣勞士君子欲仕則仕欲歸則歸有何功令之束中尚有父母在堂數十年奉諱方入里門者其視唐宋諸人更媿矣書以志慨 墨林快事

此碑標題揚州字作楊放開成尚書石經淮海惟揚州字亦從木則是時兩字通用矣 關中金石記

段府君行琛太尉秀實之父也碑敘其世系云曾門德濬初罹否運播遷隴坻新唐書所稱秀實曾祖師濬仕爲隴州刺史留不歸卽其事也然碑指爲行琛曾祖於秀實爲高祖而傳仍以爲曾祖且碑言播遷

則已非從仕也又其歷官如碑所指亦惟在周辟奉朝請入隨直文林館更無所謂刺史也凡此皆疑傳文爲誤碑云曾門德濬下言大父操考達則德濬卽行琛曾祖名唐人重嫌忌必非敘他文直犯其家諱者而傳稱曾祖師濬德誤作師亦宜以碑爲正也行琛以碑言天寶九載夏之季序遘疾至乙酉奄歸無物攷秀實本傳李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嗣業傳爲北庭行營節度使亦在收復東都之後然則嗣業爲節度已當至德改元爲天寶之十四載通鑑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赴行在下言以秀實自副將之其語可案據而傳謂居父喪卽在此時推之碑言天寶九載者蓋誤舛失考也通鑑天寶十載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汧陽段秀實詬嗣業執其手謝之還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已判官是嗣業爲右威衛將軍而秀實爲判官距天寶九載父卒方閒一歲正居喪時也于事爲得其實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書者張增篆額者李同系唐書皆無傳惟書譜引金石表並列其名亦但據此碑則無他書可攷矣碑云大歷己未春正月段府君之子四鎮

北庭涇原鄭頴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
大夫張掖郡王曰秀實追琢貞石光昭先考舊唐
書段秀實傳云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
掖郡王新書傳云代宗幸陝勸白孝德入援知奉
天行營事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德宗
立加檢校禮部尚書此碑立于大歷十四年閏五
月其時德宗初即位而碑已有張掖郡王之封蓋
張掖之封在代宗時至德宗嗣位但加檢校禮部
尚書舊唐書誤併于德宗嗣位之後此則新書與
碑合也碑不書檢校禮部尚書者當在立碑以後
也碑稱高祖曰高門曾祖曰曾門未見他碑正字
通言世族盛著曰門望引韓顯宗疏云門望者祖
父之遺烈碑殆取斯義也碑又稱其長子祥頴曰
門子則本周禮春官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注謂將代父當門者也然亦未見他碑碑云高門
平原忠武王孝先弼亮北齊奄荒東夏北齊書段
榮傳長子韶字孝先小字鐵伐天保五年北史作四年
封平原郡王北齊書脫平字此從北史蔓諡忠武此碑不曰韶
而曰孝先蓋以字行也北齊書傳又稱韶長子懿
字德猷第二子深字德深第三子德舉第四子德

衡第七子德堪北史傳則云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懿字德猷深字德深亮字德堪而皆不及德濬碑云曾門德濬初懼否運播遷隴坻度地肯堂鬱口望姓蓋是蚤年遷居隴中歷仕周隋與孝先離居已久故齊書傳不爲載入不知其爲第幾子唐書段秀實傳亦云曾祖師濬師字誤仕爲隴州刺史畱不歸更爲汧陽人可互證也懿深亮皆元妃所生則德濬非同母又諸子皆字德某則德濬亦其字也大父操諸傳皆無攷考達舊唐書段秀實傳云官左衛中郎碑則云從調夏官也兩唐書傳皆稱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間然後飲食時號孝童碑故云府君顧謂子張掖王曰爾居能服勤性成惟孝出可承命遊且有方也碑云門子祥穎仲子秀成季子口穎等而不載叔子蓋即秀實已列于前也碑云大歷十一年冬舊使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馬璘遘疾彌畱表王請貞師律詔仍遷御史大夫兩傳俱云十一年璘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尋拜秀實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與碑合也碑未行閏五月庚

□朔泝一字以下文十三日壬午推之乃庚午也

茅山紫陽觀靈寶院鐘欵識

鐘之高與圍不知凡幾許茲就其有字者計之共五稜橫廣一尺五寸四分前一區廣五寸五分後四稜廣七寸統計十二行行七字六字八字不等正書

維唐大曆十四年歲次己未□月戊辰朔十五日壬□□□金□□□□村將仕郎前□州□水縣尉□□等六十餘戶共鑄洪鐘一口用銅一百七十斤永充供養

行者徐恬

茅山紫陽觀靈寶院

大丘門

按戊辰朔爲大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爲壬午也

殷府君夫人碑

碑兩面刻連額高七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三分各九行兩側各四行每行並二十九字正書額橫題唐錢唐丞殷君夫人顏君之□十二字篆書在河南府玉虛觀

有唐故杭州錢唐縣丞殷府君夫人碑

□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曾□郡公眞卿撰并書

君号□定琅邪臨沂人□□黃門侍郎□□□□□□□□皇朝秦王記室□曾府君之曾著作郎□□□賢□□□□□□□□□□□□□□□皇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

昭甫府君□□□□□□□□□□□□慧明達發
乎天均孝仁敬□迥出人表精究□□□□□□□
□□□□□□其在家也九族仰其壼儀其移天也六
□□□□□□□□□□□□□□太夫人殷氏□
□□之才膺大家之選□□□□□□□□□□□
□□元孫府君□子□□惟貞府君藐焉始□□□□
□□□□□□□□□□□擅□名下闕碑側□□□□□
□□□□□□□之不登□秩每□文□族祖濬武平
一呂因李□陳□□□□朝內弟曜卿允南姨弟劉璀
族弟□同賦詩多擅警絕之句六女長適□□生安陸

令銓孝養於君次適王元□著漢春秋次適蔡九言生
□□□□□□爲當代之冠次適顏昭粹粹女適司勳
郎□□□□才器爲海內□□□□□欽生濯季淮幼
適我兄闕疑仁□□□□□□□度爲君感□□□
□□□及女娉眞卿童孺時特蒙君教言毓奇□□□
□延壽王孫□□□□龍□□淹造化篇五都賦不幸
開元廿五季秋七月有五日以隨□□□成□尉□尉
之公館享季八十四粤以明季春正月合祔于東□□
□山之玉寶□禮也嗚呼君全德內充慈仁外被才明
可以□博士法下闕碑側

金石補遺云四面環刻字徑三寸碑書第十三姪男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文并書年月缺在河南府道居寺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起者按道居寺乃玉虛觀道紀司也字音訛耳（河南府志）

右杭州錢唐縣丞殷君夫人顏氏碑首云君號曰定瑯邪臨沂人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著作郎集賢學士勸禮府君之孫文中又稱秘書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君自父祖以上皆稱府君而直書其名所謂臨文不諱也篇中不稱夫人而稱君亦變例也稱曾元而去孫字與漢尹宙碑同唐書殷踐猷傳族子成已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左耳缺云讀此碑乃知卽魯公之姑其二妹者一爲宜芳令裴安期妻其一則殘缺不可辨矣殷君之名殘缺不見寶刻類編載顏魯公書有殷履直夫人顏氏碑開元二十六年立在洛陽疑卽此碑也夫人以開元二十五年卒明年正月祔葬此碑乃魯公爲湖州刺史時追立蓋在大歷間（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畧載眞卿書獨遺此碑寶刻類編有顏眞卿書

殷履直夫人顏氏碑卽此碑四面書字多磨滅其稱殷君云皇朝秦王記室缺二字府君之曾眞卿稱第十三姪男益其姑也金石補遺云在河南府學道居寺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出者按此碑已見寶刻類編則非新出申州金石記

碑四面鐫字半已損滅其序夫人號缺一字定而不書諱字蓋婦人不以名行雖表墓之文亦不輕布如此又言夫人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季女與魯公之父爲同母而生者宜魯公臨文之愼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兩面兩側回環刻今搨本失兩側非全文也顏魯公集不載此文無從校補矣額題唐錢唐丞殷君夫人顏君之碑夫稱殷君而夫人稱顏君橫題碑首他碑未見文內殷府君名泌不可見杭州府志職官表有唐錢唐縣丞殷履直云見寶刻類編當卽其人前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公眞卿撰并書兩唐書顏眞卿傳眞卿之封魯郡公在代宗嗣位之初其官湖州刺史在元載當國之日此碑文內雖云開元廿六年合祔而立碑當在大歷末年也碑直敘夫人事文內於殷府君不甚詳則此碑爲夫人作

蓋是府君先卒已葬而夫人以開元廿五年卒明年乃合祔也自開元廿六年至大歷末相距四十年而後立此碑則碑爲諸孫所立矣碑敘夫人不稱諱某而云号口定亦倒之變下述夫人先世即眞卿之先世而文亦不避祖諱可以見當時臨文之體文多缺泐以眞卿撰家廟碑攷之云黃門侍郎者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也云皇朝秦王記室口魯府君之曾者秦王記室諱思魯也云著作郎口口口賢下闕乃著作郎修國史藥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勤禮也云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者即眞卿之祖本名顯甫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也曹王諱明太宗第九子此先世之可攷者也碑又云太夫人殷氏據魯公文集載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云君諱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高祖英童曾祖聞禮祖令言父子敬君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眞卿先妣也此碑所稱太夫人殷氏似自敘其母然則顏與殷累世迭爲婚媾矣碑此下敘姓名有稱內弟者有稱姨

弟者稱謂多他碑未見又夫人生六女適某某皆列其姓名亦始見此碑後云開元廿五年卒于□尉之公館公館二字亦罕見中州金石記謂此碑已見寶刻類編而疑河南府志新自地中掘起之說爲非蓋寶刻類編撰于宋時此碑當自宋以後入土至近時新出也

## 顏氏家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四寸四分廣五尺三寸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碑陰同側廣一尺二寸各六行行五十二字並正書額題顏氏家廟之碑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唐故通議大夫行陸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并序

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并書

集賢學士李陽冰篆額

曾孔悝有夷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豈仁乎論而譔之敢不祗懼君諱惟貞字叔堅其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

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燭秦有芒貞漢有異肆安樂其後罷亂譜諜淪亡魏有斐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于琅邪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守讓軍襲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顗都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髦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綝字文和生宣成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武帝草書評云顏騰之賀道力竝便尺牘少行於代生輔國江夏王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持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弒一慟而絕梁武深恨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感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帝著懷舊詩以傷之撰晉仙傳三篇日月災異圖兩卷文集廿卷見梁書生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介著家訓廿篇冤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文集世卷事具本傳黃門兄之儀周御正御史中大夫麟趾學士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又拒之出爲集州

刺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至御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令子孫見于後黃門生——皇泰王記室諱思魯愍楚遊秦小記室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率子弟奉迎義旗於長春宮招瓜州拜儀同博學善屬文自爲父集序國史稱温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温氏爲盛温氏譜亦載焉生勤禮字敬君之祖也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郎與兩兄師古相埒同時爲宏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於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　太宗嘗令師古讀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蕭鈞讚之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業彰素里行成蘭室鶴鳴馳稱龍樓委質著作郎修國史襲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昭甫（本名顯敬仲弱歲無恤少連務滋辟強昭甫字周卿君之父也幼而穎悟尤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与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所賞重每有註述必令參定嘗得古鼎廿餘字舉朝莫識盡能讀之

高宗侍讀曹王厲贈華州刺史眞卿表謝　肅

宗批答卿之乃祖當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泉君伯父聰穎絕倫尤工文翰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牓之由是名動海內累遷太子舍人　顯宗監國專掌令畫嘗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云捷莫之與先歷滁沂豪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季糊名考判入高等以親累授衢州參軍与盈川令楊炯信安尉桓彥範相得甚歡又選授洛州溫縣汜昌二尉每選皆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介衆曰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嗟嘆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太子文學以清白五爲訪察使魏奉古等所薦五郎初開盛選寮屬拜薛王友杜國伯姊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將葬數家占君不宜臨壙君炎而拒之曰豈有忘手足之痛牽拘忌而忍自絕乎弗從其季秋七月才生朔遘疾而歿教義者隱而傷焉与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眞卿表謝　肅宗批答云卿之先人德行優著

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
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阮既而壽乖華髮器紆青雲
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褒贈崇斑且旌善於義
方俾揚名於有後豪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春
卿工詞翰倜儻有吏材蘇頲舉茂才偃師丞杲卿文理
清峻所居有聲太常丞攝常山太守祿山反捦其心手
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城陷杲卿叱詈之遂被鉤舌
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眞卿表謝　肅
宗批答云自羯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廹脅
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
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庭傍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
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曜卿工詩
善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書
允山令茂曾好屬文詁訓仁厚絕衆犍爲司馬君生闕
疑允南喬卿眞長幼輿眞卿允臧闕疑仁孝有吏能精
詩傳善剖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
其佳句善草隸与春卿杲卿曜卿同日於銓庭爲侍郎
席建侯所賞達奚珣薦爲左補闕眞卿時爲殿中正至
三拱　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賦詩
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

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幹富平尉眞長清直早廿幼
輿方雅有醞藉通斑漢左清道兵曹眞卿早孤蒙伯父
臮允南親自教誨舉進士歷校書　制舉醴泉尉陟
清白長安尉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尚書再爲採訪
節度充禮儀使光祿大夫魯郡公允臧敦實孝悌有吏
能　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中三爲侍
御史中允江陵少尹荆南行軍豪州及君孫泉明佐父
開土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司馬季明子幹沛詡頗誕
及外孫博野尉沈盈盧逖竝爲逆胡所害各蒙贈五品
京官濬好屬文翹華正頡慈明都水使者頗好五言挍

書頲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嶺南營田判官執罨九
日不食頡河陽尉顗鳳翔參軍頍工小楷洗馬頏恭仁
奉禮郎竝早喪逝紘方義主簿泉覯竝沒蠻襲明微明
德明未仕通明獲嘉尉將明昌明尉克明崇文明經衛
密摽牓之翽有德行文詞華原主簿準溧水尉覿頗工
文襄陽尉覲有文行宏文進士顥仁友清白常熟令封
金鄉男頴清介勤學侍郎蔣洌賞其判京兆兵曹襲金
鄉男峴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頎浚儀尉頌清源尉頊
幹辦揚府法曹願長厚清白朝邑尉頵左率倉曹碩祕
書正字頯有吏幹歙州錄事參軍曲阜男頯好爲詩富

陽尉嚮好爲文常州叅軍竝粗有所立君之諸祖諸父
羣從揚庭賾竝侍讀强學益期竝學士中和至誠敬仲
大智温之澂之澹之璠挺援撰温泳陵竝明經康成强
學希莊日損隱朝鄰幾知微舒說順勝式宣韶竝進士
制舉有意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仁明天文欣期元
淑景靈竝校書兗庭注後漢書嘉賓千里昇庠匡朝怡
滔渾允濟搢逸覿不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學
行敬仲温之以孝聞潤有風義晃鏻邈迢以清白稱其
餘咸著官族不獲悉數洪惟累祖之耿光丕業有若子
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
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于　聖代紛綸盛美遂
舉集于君君能述遵前人不敢失墜□□□事以忝聿
修宜其克饗尊榮爲清廟不祧之主眞卿幸承遺訓叨
受　國恩既荷無疆之休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邾顏公子封郳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刻青徐
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兄疾感虵童隣火斷珥貂重
施七葉傳孝恭武□□□司從便尺牘繼魚蟲慟君難
僨而終咨記室游湘東嗟御正凜移忠泉黃門擅文雄
三韶長事東宮四穆叔史牢籠袞華州詁訓通小祕監
盛名鴻維少保文翰工莅畿赤五袞崇登望苑友桂叢

三超贈保儲躬流炎盛廟貌融永不祧堅無窮

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八月己未

眞卿蒙　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壬子男顏封沂

水縣男碩新泰縣男姪男頎永縣男頴費縣男頎鄒

縣男微躯官階勳爵並至二品子姪八人受封無功

無能叨竊至此子孫敬之哉

碑後額

正書十行

行九字

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虢州君舍人君侍焉堂今置

廟地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祕書監

君禮部侍郎君侍焉虢州君居後堂華州君於堂中生

焉今充神廚少保君堂今充齋堂廳屋充亞獻終獻齋

室

顏眞卿之隸書李陽冰之古篆二俱奇絕也好古之

士重如珠璧自唐室離亂其碑倒於郊野塵土之內

更慮年深爲牧童稚叟之所毀壞且夫物不終否能

者卽興有都院孔目官李延襲者眞好古博雅君子

也特上告知口郎中移載入於府城立於　先聖文

宣王廟庶其永示多人流傳千古乃命南岳蒙英大

師秉筆書記時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廿九日移

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通判永興軍府事師頏
朝散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權知永興軍府事杜
國李準重立

右顏氏家廟碑顏眞卿撰并書眞卿父名惟貞仕至
薛王友眞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
集古
錄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開中後廟燬宋
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之結法與東方畫像贊
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
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蹴
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郭尚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
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寧獨書哉 弇州山人稿
余嘗評顏魯公家廟碑以爲今隸中之有玉筋體者
風華骨格莊密挺秀眞書家至寶而其文比之生平
所結撰尤自詳雅以語顏氏之後人則又其家至寶
也今年冬吾州別駕小山君以家乘來乞敘始知爲
公之裔孫播於茶陵者因舉以歸之 弇州山人續稿
陸士龍有言文以述祖德爲美故三代彝器皆孝子
慈孫爲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蓋近之矣又此碑
後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立李延襲記

十七字篆書乃夔英手筆蓋此碑倒於郊野延襲告於上官移載入於府城立於文廟故自記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孫不能守而後之人爲之移徙樹立則不惟顏公之名節可重而字畫亦不容泯矣然則爲人子孫思以稱述先德而異世之後欲曷不朽者可以思矣蒼潤軒碑跋

碑文自父以上竝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并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隲字成隲范陽方城人也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曾祖也首曰君諱弋字嵩之范陽方城人也又曰君卽太常卿隆之曾孫徵君子犯之孫河東從事俊之子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祖也曰曾祖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竝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辯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宏嗣太樂卽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生祖湯生皇考迥君卽迥之第二子也竝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

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
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尚書
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翬縣令白府君事
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温公諱
鍠即居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
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翬縣府
君之長子即居易之父李翺集有皇祖實錄一篇其
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禹錫自祖
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者也
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也　文有

云子泉宏都之德行子泉即顏淵也避唐高祖諱金石

文字
記

魯公書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云云共八十五字
人不知摹搨塵土封翳尋拂拭摹出碑前後皆二十
二行每行四十七字左右旁皆六行每行五十字字
比前後面畧小額字又差小來齋金石考畧
自秦造分隸以至東漢增減任意譌舛相錯篆籀古
法遂以大壞魏晉之間鍾王繼起風會雖於是而開
然未能有所是正暨乎六朝亹亂之餘譌以滋譌遞
相傳染日以鄙倍唐興太宗高宗相繼右文書學漸

歸於正虞褚諸公出雖未能盡加刊削然六朝謬體蓋已十去七八矣延百餘年顏元孫作干祿字書魯公極力揚扢之於是書體廓然大正每作一字必求與蒙籀吻合無敢或有出入雖其作草亦無不與蒙籀相準蓋自斯喜來得篆籀正法者魯公一人而已評者議魯公書眞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嚴爲魯公病豈知寧僕無華寧拙無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廟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二去其死李希烈之難不過五年年高筆老風力遒厚又爲家廟立碑挾泰山巖巖氣象加以俎豆肅穆之意故其爲書莊嚴端慤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視少師告亦書於是年而風度開明如端人正士冠裳珮玉蓋書家廟則精神肅敬少師告則意緒堂皇故書雖出於一時而韻趣迥別有如此也碑經五季之亂倒於永興郊野宋初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李延韻者始告於殿中侍御史師頗知永興軍府事李準移植學宮書環四面其後一面字較清朗然比於元刻氣味今古迥絕意其棄擲郊野時經樵夫牧豎毀壞李延韻以舊本重刻而後序末之詳耳元本兩側字形畧小余特擴而大之令與前後齊一以便觀覽又

李陽冰篆額之後有碑陰一小方詳敘立廟規則而知而撰者絕少余并臨於後文闕四字據都穆金薤琳琅補足之於是家廟碑由蒙額以迄碑陰都二千八百二十八字無一字闕後有夢英楷跋并李延韺蒙跋亦夢英所書盡皆臨之經始於雍正七年八月至九月廿有五日乃完卽日晚書其後　禮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魯公少孤故於勤禮昭甫兩世不稱諱則不諱王父母之義也其於父則稱諱者則禮所謂死則諱之者也然不逮事父母於王父母且不諱乃自欽至思魯十二世又稱諱何歟服絕於高祖廟制親盡則祧以親而言思魯爲魯公高祖親未盡宜稱諱則勤禮昭甫於公益親尤宜稱諱而碑不稱諱若執不諱王父母之義則祖既不諱自祖以上槩不必諱而各加諱字殊無義例蓋魯公徙以思魯以上尊故宜稱諱而不準諸禮故多所未合又意在行文不及挾點故稱與不稱皆不免錯出耳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碑自祖以上並直書名而加諱字蓋未詳察之故若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塡諱爲不合於臨文不諱之義則顧氏之辨可謂卓已

按宣和書譜李陽冰字少温趙郡人官至將作監其

書名每作冰說文冰魚陵切疑本字徐鉉云今作筆陵切以爲冰凍之冰陽冰蓋取海賦陽冰不冶之義故字少溫猶韓文公名愈而字退之也今人每稱李監爲陽冰疑不讀公者便以爲誤實則當爲冰凍之冰若云陽冰則於少溫之義無取其所以書冰者以仌字獨書難以成文故隸楷皆從冰猶主字篆當從丶獨書不成文故皆從鐙主之主也今魯公家廟碑書冰作冰并於冰省一筆其非疑可知不然不應以目前好友誤書其名如此虛舟題跋

右贈太子少保顏惟貞廟碑唐書稱眞卿爲師古五世從孫以此碑證之魯公乃崇賢學士勤禮之會孫師古與勤禮爲親兄弟則魯公於師古爲從曾孫不得云五世從孫也廣韻顏姓出琅邪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遂爲氏然則琅邪顏氏出自姬姓與曹姓之顏源流各別碑稱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鄫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魏有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于琅邪臨沂孝悌里與廣韻異魯公自云官階勳爵並至二品子以史證之太子少師官也光祿大夫階也皆從二品上

柱國勳也魯郡開國公爵也皆正二品　又顏氏家廟碑陰額上題字凡十行八十五字亦魯公所書記改堂爲廟室神處之事爾雅四達謂之衢謂交道四出者今俗所謂十字街也然北史李庶傳劉家莊七帝坊十字街東南此碑亦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則十字街之名亦古矣號本从号今从乎亦體之別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魯公自敘歷譜其世系所出以逮子姓號爲詳備然載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顧亭林案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聲姬注曰顏讙皆姬母姓（當云母氏則顏之爲姬姓爲魯族審矣）姓譜曰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子有食采顏邑者因以爲族其出于邾之說本自圖稱葛洪蓋徒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而不考之于左氏也邑之犁比公豈必爲犁彌之祖乎案魯公當承其家學如師古註急就篇顏氏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因著族又顓頊之後封邾武公名夷父字顏公羊傳謂顏公其後遂稱顏氏故魯公臨文不檢已爲後人所詆而世尤妄爲牽附乃于已之所祖而肆誣焉抑何惑歟又碑敘之儀則謂黃門

兄令北史云之推弟之儀曾公去隨末遠又上書不過五世此必有所據史載之推二子長曰思曾次曰敏楚碑作愍楚敏與愍音同故通用之若之儀碑載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北史于之儀拒命下云出爲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較碑頗詳而進爵亦稍有先後此尤可互見乃足覩其全者故亦不可不兼取資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曾公爲其父立廟而建碑以紀之也子爲父立廟而碑題曰顏君文中亦多稱君文金石之一例也文實正書而蒙英記乃謂之隸書古人楷字多謂之隸書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有五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八分石經碑用之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惟其爲楷書始可用于表奏文疏也東魏時有文覺寺碑楷書也而題曰隸書蒙英之語同其例也文敏先世云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通志氏族畧顏氏曹姓顓帝元孫陸終第五子曰安安裔孫挾周武王時封之于邾爲曾附庸至于

夷父字顏公羊謂之顏公子孫因以爲氏據圈稱陳留風俗傳及葛洪要字皆如此云但謂顏爲武公然邾自顏六世至文公蘧蒢始有爵謚武公之號未必然也王儉譜云顏氏出自魯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因氏焉眞卿尚書譜云未知儉何所憑故當依圈葛二家及舊譜爲定据此知魯公已自不主王儉出自伯禽之說鄭氏復不檢左傳齊侯娶魯顏懿姬之語而皆專主顏氏爲曹姓也但氏族畧以安爲祝融之孫顓頊元孫之子据碑則安爲顓頊之元孫据史記顓頊生子窮蟬又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即祝融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五曰曹姓則與鄭氏合然曹姓是吳回之孫非祝融之孫又不同也碑云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攷孔門弟子之顏姓者曰顏回字子滿顏無繇字路顏幸字子柳顏之僕史記云字叔家語字子叔顏噲字子聲顏何史記云字冉家語云字稱顏高史記云字子驕家語云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顏祖史記云祖字襄家語云顏相字子襄凡八人又据李鍇尚史引呂覽有顏涿聚史記作濁鄒左傳作顏庚齊大夫初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史記孔子世家云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

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是泳聚亦孔門弟子之姓顏氏者而史記弟子列傳無其人此碑但云八人泳聚亦不在其列矣碑云戰國有率燭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戰國策有顏斶齊宣王見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按顏斶春秋後語作王斶萬姓統譜併合爲顏斶未見有所謂率燭者芝貞異肆亦無攷安樂字公孫會國薛人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見前漢書儒林傳碑云魏有斐盛盛卽詳本碑斐見三國魏志附倉慈傳云京兆太守濟北顏斐注引魏畧云斐字文林有才學黃初初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遷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碑云盛生欽欽生默默生含含生髦欽默皆附見晉書顏含傳而事蹟不詳含在晉書孝友傳云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死復活含絕棄人事躬親侍養兩兄繼歿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髯蚘膽無由得之有青衣童子持青囊乃蚘膽也童子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此碑銘詞所謂侍兄疾感蚘童者指此然云兄疾與傳異含後歷官累遷光祿勳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含喪在殯鄰家失火移柩紼斷火將至而滅復以

爲淳誠所感碑所謂事具孝行傳者如此碑云髦生繇繇生靖之靖之生騰之騰之生炳之炳之生見遠見遠生協協生之推之儀之善（之儀爲之推兄者疑衍經）重刻致誤梁書顏協傳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和帝鎮荆州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于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協博涉羣書工草隸世祖鎮荆州轉正記室見郡額協亦在蕃邸府中稱爲二協卒世祖爲懷舊詩傷之云宏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傳與碑參攷互有詳畧又傳云協撰晉仙傳五篇碑作三篇爲異北齊書顏之推傳云之推九世祖含（據碑當爲八世祖梁書協傳云七代祖含）則于之推爲八世祖此云九世者誤也父協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梁書傳作勰繹禍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名與官彼此互異）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繹自立以爲散騎侍郎累官平原太守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碑不敘大象之官傳不載寃魂志證俗音字二書各有畧也周書之儀傳字子升官爵與碑同有文集十卷碑所畧碑云之

推生思魯君之曾祖思魯生勤禮君之祖勤禮生昭甫君之父思魯兩唐書附見師古傳勤禮昭甫俱無攷碑所載國史稱温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懿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盛二家兄弟者卽謂思魯與弟懿楚遊秦温大雅與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今檢兩唐書顏温諸傳俱不載此國史語蓋史家畧之矣碑云昭甫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又云君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殷仲容爲君之舅則爲昭甫之妻兄弟而上文有內弟之稱儀禮舅之子注云內兄弟也爾雅姑舅之子爲內兄弟昭甫稱殷仲容爲內弟則昭甫之子不當稱爲舅矣據碑陰稱高祖妣殷夫人是思魯之妻夫人之兄弟勤禮當稱舅兄弟之子勤禮當稱內兄弟兄弟之孫昭甫當稱內兄弟或者昭甫更娶殷夫人兄弟之孫則君當稱仲容爲舅也又魯公之母亦殷氏見前殷君夫人碑若然則顏氏三世娶于殷矣書小史載顏元孫少孤養于舅殷仲容家尤善草隸仲容以能書爲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牋盈几輒令代遣元孫爲

君之兄是兄弟並肓于舅氏而書法並爲舅氏所
授矣碑云君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
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唐書
傳賀知章字季眞越州永興人（唐書地理志越州永興縣儀鳳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蕭山屬會稽郡碑稱會稽者從郡名）與族姑子陸象先善
肅宗爲太子授祕書監善草隸殷踐猷仲容從
子字仲起與賀知章陸象先崔述最善授祕書省
學士陸象先蘇州吳人元方子尤知名元宗朝累
官太子少保源光裕相州臨漳人乾曜族孫亦有
名由中書舍人累官鄭州刺史崔璩博陵安平人
元暐子官終禮部侍郎惟寇泚無攷碑云豪州生
春卿累卿曜卿旭卿茂會豪州者卽元孫官滁沂
豪三州刺史長子春卿次累卿唐書傳春卿十六
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轉蜀尉蘇頲在蜀
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櫻欄賦自託頲遽出之据碑
則頲爲春卿舉主也春卿終僎師丞臨終捉眞卿
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託汝眞卿
主其昏嫁是春卿有子而碑未晰也累卿字昕開
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
席豫咨嗟推伏据碑則同日試超等者尚有魯公

之兄允南也杲卿後死祿山之難自旭卿以下羣從俱無傳碑云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眞長幼與眞卿允臧凡七子而眞卿爲第六子此碑首行稱第七子所未詳也眞卿本傳云帝崩以爲禮儀使代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辛酉崩十月己酉葬此碑立于建中元年七月距葬後已踰半年而結銜尙云充禮儀使殆猶未解此職也碑書哉生明爲才生明崇班爲崇班或是借用或重刻之訛唐書宰相世系表不列顏氏故闕中金石志特據此碑及晉北齊唐諸顏氏傳攷定爲魯公世系列于志中而考證未備茲故縷述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二

景教流行中國碑

碑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三十二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西安府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粤若常然眞寂先先而无廱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廱諱摳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　我三一妙身

无礙眞主阿羅訶欵判十字以定四方鼓鼙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合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鬪平大於此是之中隤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屬隨箱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惠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訶哦隱眞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衙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設　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制入境之度鍊塵成眞啟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樟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眞經留廿七部張鼙化以發蘤開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口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髮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斋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鏖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愼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薰洗心反素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强稱景教惟道非聖不鼙聖非

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　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　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闥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崇周德亳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　帝寫眞轉摸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求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貌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　高宗大帝克恭纘祖纖色眞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聖朝肇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　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

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
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　五聖寫眞寺
內安置賜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劒可攀日角
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
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
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牓額戴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
霞睿扎宏空騰淩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
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　肅
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
開大慶臨而皇業建　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
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
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靡故能亭毒
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
惟新景命化通靡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
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
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
能樂念生響應情發目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
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
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
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効節於丹庭乃築名於王

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
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內不自異於行閒爲公爪
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
賜之金劒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
飛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
諸五旬餕者來而餕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
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娄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
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眞主无礙湛寂常然擢
興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
眞礙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
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殁舟航百福偕作萬邦
之康　　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眞
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灾苦　　礙宗啓聖
克修眞正御牓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
績咸熙人賴其慶　　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
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祓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
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
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率　　建中統極聿修明
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
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强名言兮演三一　　主

能作乞臣能述建豐碑乞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寧怨知東方之景衆也

右碑下及東西三面皆列彼國字式下有助檢校試太常卿賜紫袈裟寺主僧業利檢校建立碑石僧行通雜干字中字皆左轉弗能譯也按碑三一妙身元元眞主阿羅訶者教之主也大秦國上德阿羅本者于貞觀九年至長安也京兆府義寧坊建大秦寺度僧廿一人貞觀十有二年也此即天主教始入中國自唐至今其教徧天下矣予讀西域傳拂菻古大秦國居西海上去京師四萬里與扶南交阯五天竺相貿易開元盛時西戎胥萬里而至者百餘國輒貢經典迎入內翻經殿遂使異方之教行于中國然惟建寺可以度僧計當時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千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六凡兩京度僧尼御史一人涖之僧尼出踰宿者立案止民家不過三宿九年不還者編諸籍甚嚴也今天下寺不常建而僧尼遂至無筭何耶金石錄補

今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儁慧甫能行便解作

合掌禮佛二六時中略無疲懈居無何而病微瞑笑視翛然長逝卜葬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此碑沉埋千年而今始出質之三世因緣此見其淨頭陀再來耶則佳城之待沈彬開門之侯陽明此語爲不誣矣見頻陽劉雨化集中字完好無一損者下截及末多作佛經番字來齋金石刻考略

大秦卽梨軒說文作麗軒漢書西域傳所稱梨軒條支臨西海者是也後漢書云以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水經注恒水又逕波麗國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恒水東到多摩黎軒國卽是海口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黎軒道元據此蓋以黎軒爲卽波麗矣攷條支卽波斯國魏書云地在恒密之西東去黎軒猶一萬里長安志義寧坊有波斯寺唐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應是大秦僧人入中國之始合之碑則云于義寧坊造大秦寺兩國所奉之教略同故寺名通用耶阿羅斯碑作阿羅本當是敏求之誤關中金石記

右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國人所立教也舒元輿重岩寺碑襍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

秋疑秩字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氏一小邑之數今摩尼祆神祠久廢不知所自獨此碑叙景教傳授頗詳蓋始於唐初大秦僧阿羅本攜經像至長安太宗詔所司於義寧坊造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其僧皆削頂留鬚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所奉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也今歐羅巴奉天主耶穌溯其生年當隋開皇之世或云卽大秦遺教未審然否後題大施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所云大耀森文亦彼教中語火祝布卽火浣布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萬歷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問何以爲景教而不知也按宋敏求長安志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云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三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于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建

立之緣起也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十二年秋七月于京師義寧坊建大秦寺阿羅本即阿羅斯也寺初名波斯儀鳳中尚仍舊名天寶四載方改名大秦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夷僧之誇詞也舒元輿重巖寺碑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釋寺唯一夷寺有三摩尼即末尼也大秦即景教也祆神即波斯也今据元輿記而詳考之長安誌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拒佛菻即大秦也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祆也宋人姚寬曰火祆字從天胡神也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眞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于中國然祆神專主事火而寬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于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

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地志稱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與若末尼則志磐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既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歷六年回紇請荆揚等州置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嫉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上大乘我乃上上乘益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爲最劣矣以元興三夷寺之例嚴而斷之三夷寺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則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膏脣拭舌妄爲之詞而非果有異于摩尼祆神也錢氏景教考

右錢氏景教考曰大秦曰回回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蔚宗已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之教種族蔓衍士大夫且有慕而從之者其在唐時史固稱其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

鬬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李文饒亦稱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則其可絕者匪特非我族類而已作景教續考回回之先即默德那國國王穆罕默德四譯館考作謨罕驚生而靈異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而天方古史稱阿丹奉眞宰明諭定分定制傳及後世千餘載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衆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後世之習淸眞之教者乃更衍其說曰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剌欣欣傳易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聰猶言封印云按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紇之先爲匈奴元魏時號高車或曰勅勒曰鐵勒其見於魏收李延壽宋祁之史班班可攷異端之徒創爲荒忽幽怪之談以欺一世而眩俗如天方古史云云者其尤可軒渠者也又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詩剌特降與毋撒則遹爾降與達五德之經名引支納降與爾撒之經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淸眞所誦習

者又有古爾阿尼之寶命眞經特福西爾噶最之噶最眞經特福西爾咱吸堤之咱希德眞經特福西爾白索義爾之大觀眞經密邇索德之道行推原經勒瓦一合之昭微經特卜綏爾之大觀經侏儒昧任不可窮詰而其粲在四驛館者回回特爲八館之首問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番天方撒爾兒罕占城日本眞臘爪哇滿剌加諸國皆用之夫篆楷草爲吾中國書法之次第其徒特借以神其誕幻而顧倒道而行迕道而說以爲得天之明諭噫是何其無忌憚之甚也今以其教之在中國者而考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斡思葛始以其教來故明初用回回歷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回紇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見新唐書回紇傳二年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見舊唐書憲宗紀明洪武時大將入燕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勅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回回之教遂盤互於中土而不可復遣矣至於天方則古筠沖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其國本與回回爲鄰明宣德間乃始入貢而今之清眞禮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禮齋

課朝五之類月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而恬然不以爲怪其亦可謂不齒之民也已（道古堂文集）

按此碑原委景教考言之已詳潛研跋謂今歐邏巴奉天主耶穌或云卽大秦遺教據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之語今天主教常舉手作十字與碑言似合然日下舊聞考載天主堂搆于西洋利瑪竇自歐邏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云云歐邏巴在極西北須從海中大西洋迤西而南經小西洋大南洋抵占城瓊島泊交廣以達中土有九萬里之遠也若大秦國以本朝職方會覽四



舜圖說諸書攷之大秦一名如德亞今稱西多尔在歐邏巴南雖陸路可通而甚遼遠似不能合爲一也杭氏續考專論回回之教其說亦詳然謂唐之回紇卽今之回回說亦未然唐之回紇卽回鶻其地與薛延陀爲鄰距長安祇七千里若回回有祖國以今職方諸書攷之在古大秦國之東一名伯尔西亞今稱包社大白頭番與回紇隔遠亦不能合爲一也碑稱大秦國上德阿羅本兩唐書西域傳所載諸國惟拂菻一名大秦然無一語及景教入中國之事唐會要稱波斯國西北距佛菻卽拂

秣則波斯在拂菻之東南故長安志所載大秦寺其初謂之波斯寺玩天寶四載詔書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則所謂景教者實自波斯而溯其源於大秦也唐書西域傳波斯距京師萬五千里其法祠祆神與唐會要語同然亦無所謂景教者祆神字當从示从天讀呼煙切與从天者別說文云關中謂天爲祆廣韻云胡神所謂關中者統西域而言西北諸國事天最敬故君長謂之天可汗山謂之天山而神謂之祆神延及歐邏巴奉教謂之天主皆以天該之唐傳載波斯國俗似與今回回相同此碑稱常然眞寂戢隱眞威亭午昇眞眞常之道占青雲而載眞經舉眞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眞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然其中自有同異特以彼教難通未能剖析姑備錄諸說以資博攷至碑稱景教景字之義文中只二語云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暗府是與景星景光臨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而以景代丙亦此義歟

不空和尚碑

碑高八尺三寸五分廣四尺一寸八分二十四行行四十八字正書在西安府

唐大興善寺故大德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上柱國馮翊縣開國公嚴郢撰

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書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

麞宗□知至道特見高邛訖　肅宗

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麞言德祥開

右　至尊　代□初以特進大鴻

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

國公皆牢讓不允特錫法号曰大廣智三藏大麞□□

夏六月癸未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　代宗

爲□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荼

毗之時□遣中謁者齎　祝文祖祭申如在

之敬　睿詞□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

與比明年九月　□以舍利起塔於舊居寺

院和尚性聰朗博貫前佛萬法要指緇門獨立邈盪盪

其無雙稽夫眞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

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弥地普而深固非末

學□能詳也敢以概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

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攉十八會法□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貤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道迎善氣登禮皆荅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爲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爲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共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搖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紀本行託余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簒書昭銘□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右我　三宗道爲　帝師秩爲儀

同昔在廣成軒□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伽上乘眞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膝之爛然有第陸伏狂爲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降愚寂然感通其可

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刻石爲偈傳之大都

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一月乙卯朔十五日巳巳建右唐不空碑自明皇以後職官不勝其濫下至佛氏老子之徒亦皆享高爵祿故不空始爲特進大鴻臚封之肅國公既歿又贈司空嗚呼名器之輕一至於此昔舜命伯禹作司空異於是矣金石錄

舊唐書王縉傳曰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啟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禳鹵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自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徒雖有藏姦蓄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啟沃必以業果爲證以

爲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史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力所能制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推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陵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閣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緡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袈裟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以

識之舁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其傷教之源始於緡也史傳所言佞佛之弊至切故具錄之

按此碑不空以一胡僧而官至特進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吁亦異矣

冊府元龜載不空贈官詔曰大道之行同合於異相王者至理總歸於正法方化成之齊致何儒釋之殊塗故前代帝王罔不崇信法教宏闡與時偕行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我之祖師人之舟楫超詣三學坐離於見聞修持萬行常

示於化滅執律捨縛護戒爲儀繼明善教之志來受
人王之請朕在先朝早聞道要及當付囑常所歸依
每每執經內殿開法前席凭几同膠序之禮順風比
嵩峒之問而妙音圓演密行內持待扣如流自涯皆
悟滌除曩妄調伏魔冤天人洗心於度門龍鬼受職
於神印固以氣消災厲福致吉祥當有命秩用申優
禮而得師爲盛味道滋深思復强名載明前志夫妙
界有莊嚴之土內品有果地之儀本乎尚德敬順時
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肅國公贈司空謚曰大辨
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又言大歷三年二月與善
寺不空三藏上言因修寺塔下見古塼得一小棺長
尺餘發視有十餘重棺皆金寶裝飾中有舍利骨及
佛髮一條每棺一鎖鍵製妙絕有殷仲文題贊其說
近怪仲文爲桓元侍中領左衛將軍安帝反正出爲
東陽太守未至關中不可以欺里巷之儒而代宗乃
詔寶輿具威儀迎入內道場奉之何哉　洪邁容齋
三筆曰自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爲鴻臚卿開府儀同
三司其後習以爲常至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
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
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

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
欠之復罷金石文
字記

不空得總持門靈異甚多故不獨伏象澄海數事如
馴大旱京兆尹蕭昕請致雨空咒畫龍投曲江白龍
不許振鱗出水巨天昕鞭馬疾驅奔及十步暴雨驟
至比至永崇里已決渠矣元崇嘗召術士羅公遠同
至便殿校功力殿石瑩滑師借遠如意遽擲窣羅再
三取之不得上起不空曰三郎勿取此影耳因舉手
示羅如意又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入誦仁王密語神
兵見於殿庭西涼果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
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弦城坳幻光明天王怒睨蕃
帥大奔帝敕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又邠山
有蛇頭若邱陵見不空乞度遂欲陷河雒決所居不
空授戒說法且曰昔以瞋深受此苦報今復忿恨吾
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旬月遂死澗中不空多
祕密法當時甚著碑荒落不稱余所見尚多遺忘故
少為筆削附載于此史
金石

碑中斷裂首題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上柱國馮
口縣開國公嚴郢撰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傳上柱國
會稽口開國公徐浩書新唐書郢本傳盧杞引郢為

御史大夫其階與勳爵皆未及浩本傳德宗初名授
彭王傳神道碑云皇上登寶位徵拜彭王傳而階銀青亦未之及會稽
下缺字於時進封郡公當爲郡字也授堂金石跋

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

告身二通裝本高一尺二寸橫廣與行數俱不計字大小多寡亦不等告正書鄧文原等三跋俱行書

尚書吏部

起居舍人試知　制誥朱巨川

明父贈太子洗馬蔭合結儒林郎正珍品上任試大理司直兼豪州鍾離縣令經考貳並中上任兼監察御史經考參並中中任右補闕內供奉經考肆壹中中參年勞上考并準大歷十四年六月二日及今年正月五日制并行事加階明經加壹階計壹拾陸階合正陸品上叙

右壹人擬朝議郎

正陸品上行起居

舍人試知

制誥

尚書左僕射闕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知省事上柱國臣希逸

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臣眞卿

朝議郎權知吏部侍郎賜緋魚袋　說

正議大夫吏部侍郎　未上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

朝議大夫吏部侍郎上柱國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　未上

朝議郎權知吏部侍郎賜緋魚袋臣詵等言謹件朱巨川王容關播
良輔獨孤弼等伍人擬階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建中元年八月廿二日朝議郎守尚書吏部郎中賜緋魚袋臣王定上
朝議大夫守給事中臣崔容讀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臣楊炎省
侍中闕
聞押
告朝議郎行起居舍人試知制誥朱巨川
計奏被
旨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意
郎中定
令史
書令史
建中元年八月日下
右建中元年告身
勑典掌王言潤色鴻業必資純懿之行以彰課最之績
久更其職用得其才朝議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知制
誥朱巨川學綜墳史文含風雅貞廉可以勵俗通敏可
以成務自司綸翰屢變星霜酌而不竭時謂無對今六

官是總百度惟貞才識兼求尒其稱職膺茲奬拔是用
正名光我禁垣實在斯舉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如故
建中三年八月十四日
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元
鸞綠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
通直官朝議郎守給事中賜緋魚袋臣關播奉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建中三季六月十五日

侍中闕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扎
止議大夫行給事中審
月日時都事
左司郎中
吏部尚書闕
朝請大夫權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
吏部侍郎闕
尚書左丞闕
告朝議郎守中書舍

人朱巨川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怡
判郎中滋　令史侯朝
書令史
建中三年六月十六日下
右建中三年告身

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亦足以見一代文物之盛矧
魯公道義風節師表百世其所書尤可寶也至大辛
亥仲春廿又二日古涪鄧文原書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告郎宣和書譜所載者上有高
宗乾卦紹興圖書而魯公之書益東坡先生已嘗論
之矣不惟愛翫抑見唐代典故之式尤爲可尚龍集
辛亥仲秋湖喬寶成題

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
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
九顆世傳爲顏魯公書按唐式書符令史事也代宗
之喪魯公以吏部尚書爲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擯太
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
之是時適在閒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爲天下望巨

川欲重其事時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誥勅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棱易之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爲秘玩王詵篤好顏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顏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並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之印前後壓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邪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邪不可得而知矣此卷作字雖小而與東方朔贊用筆同其爲顏書無疑告中細書不知出何人唐制惟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其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眞中書以後藩鎮節使多授中書令故勅後細書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是年四月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卽同平章事矣牒後細書首行云侍中闕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卽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尚書一人侍郎二

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身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戶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牒尾尚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滋者劉滋也貞元二年正月遂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令史不名益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間而唐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跡尚裝爲秘玩況眞跡邪宜何如其寶愛之也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

按告身之制通典載唐法選集而試書判旣試而銓身言已銓而注擬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今驗建中元年告身內有吏部郎中王定上字給事中崔容讀字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省字侍中闕當有某人審字此行之次有聞字次有被旨奉行字皆與通典合朱巨川于建中元年官行起居舍人三年守中書舍人而告並階朝議郎唐六典朝議郎正六品上起居舍人從六品上中書舍人

正五品上凡階卑擬高曰守階高擬卑曰行巨川在元年階朝議郎而官行起居舍人以正六品上階擬從六品上官是階高擬卑也故曰行至三年仍階朝議郎而官守中書舍人以正六品上階擬正五品上官是階卑擬高也故曰守階官皆與六典合兩告中惟三年勅典掌王言云云是顏書其元年告列眞卿行吏部尚書銜名三年告不列蓋已在間局矣元年告凡數目字作壹貳等字而年月皆作一二是元宗先天時詔改之制也唐書百官志王言之制七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四曰發勅授六品以上用之制有詞勅無詞此二告元年者無詞授六品以上也三年者雖亦六品以上而仍謂之勅雖曰勅而有詞殆中書舍人之官異于常格歟朱巨川兩唐書無傳元年告銜名有尚書左僕射知省事希逸者即侯希逸也舊唐書傳希逸平盧人寶應元年討平史朝義加撿挍工部尚書私艱去職大歷十一年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于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撿挍右僕射久之加知省事新傳則云夜與巫家野次李

正已閉闔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兩傳不同據此告希逸列銜是左僕射非右僕射在建中元年非末泰元年且末泰紀元在寶應廣德之後大歷之前非大歷後舊傳誤

顏魯公奉使帖

石高五尺一寸四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分作三截上截書十一行行七字下截像中截跋十二行行十四字並行書唐重跋正書在同州府學

眞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恨恨始終不改游于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眞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人心無路見

時事只天知

觀此筆蹟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正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蹟賊庭者逾二年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蓋書此以自表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從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氣節不衰而狀貌非昔也乃刻石而寘之祠室俾觀者有考焉

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州事唐重書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云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石墨鐫華

公使逆藩逼以僞相羈囚憤懣甘死待日內無可屈之志前無可任之途循省身世思憶君國千愁萬緒莫從告語寄之此圖申以數語用示後人即遥訣君父痛哉未嘗不百拜展卷淚淫淫承睫下也坐令逆徒焰頓化叙崇則此象此字之傳固人心天理之不容泯亦造物之呵護引延留爲血氣之類置榜樣也夫上可以格之天下可以感逆賊及數百世之人之遠而一堂之近平生合姓之忠義不足以信之君而破奸相之謀公何遇之不幸也然丁此遇而後完大節于八十之年公即無心以自表暴而天若有以就之又何恨乎墨林快事

右顔魯公像并奉使蔡州書在同州府宋靖康元年七月祕閣修撰知同州唐重所刻題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節氣不衰而

狀良非昔也乃刻石寘之祠室俾觀者有攷焉案魯公以貞元元年乙丑爲李希烈所害時年七十六則乾元元年戊戌年止四十九故二像鬢眉不無壯老之別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建炎初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與金人戰城陷死之蓋忠義得之性成宜其有慕於魯公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魯公以興元元年奉使貞元元年八月廿四日死難唐書本紀以爲八月丙戌獨行狀以爲興元元年者非重字聖任自署爲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州事攷重以右諫議大夫疏斬蔡京父子遷中書舍人言宰輔當先補外爲宰相所惡落職知同州傳不載其爲秘閣修撰當是略也是年金兵破晉絳重度不能守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金兵疑其有備不渡河而返尋擢天章閣待制卽其時事矣後爲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爲金將婁室所攻城陷殉節攷欽宗本紀金破晉絳乃是年九十兩月事也婁室破永興軍乃高宗建炎二年正月事也重在同州繪公圖像刻置祠堂是其忠義之氣根于天性觀此圖者不特使貞卿英靈千載不沫重之氣節亦於是乎可見矣（關中金石志）

按此碑據魯公年譜以爲與元元年書據魯公碑銘云與元元年八月一日薨于蔡州之難行狀云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幽殺之新唐書本傳不書薨日舊傳則云與元元年八月三日與碑銘同公之奉使新書本紀及傳皆不書年月舊書本紀特書建中四年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甲午遣顏眞卿宣慰李希烈卽是希烈之陷汝眞卿之奉使皆在建中四年唐重以陷汝州在建中元年闕中金石記以奉使在與元元年皆誤也兩書傳載眞卿先爲袁傑所排次爲楊炎所惡最後爲盧杞所忌數遣人問方鎭所便將出之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顏眞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李勉密表固留又遣逆于路不及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不行荅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就館希烈逼使上疏雪已眞卿不從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屢遣人或說或脅皆怒叱之乃拘眞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眞卿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齊旌節首級至眞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眞卿爲帥事

洩會死拘送眞卿蔡州龍興寺眞卿度必死乃作
遺表自爲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
也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葬至
眞卿所縊殺之眞卿之書此帖當卽與作遺表墓
誌祭文同時眞卿前以直道取忌于小人後以忠
貞被拘于逆賊所遇之境艱苦備嘗千磨百折而
不變節帖中所謂中心恨恨始終不改游于波濤
宜得斯報數年中情事盡在此四語中後人可以
想見也傳載眞卿被害在興元元年王師復振之
後則其書此帖自在興元以前旣不能確定其時
祇可系于被害之年

## 吳嶽祠堂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
二十六字行書篆額在隴州西鎭吳山廟

將仕郎行太子正字□□冷朝陽書

唐興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國之元輔鳳翔隴右□原四
鎭北庭兼管內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李公
晟有事于　吳山之祠虎暢前驅鳥隼之族昇降林嶺
不顧不呼榮雲拂嵐以屆于祠下公遂以　神之□□
告于座客□□忝備賓佐管文記之在操觚染翰恭而
書之初相國涼公鎭鳳翔□常以中軍委□□□□名

橫軼倫伍大曆四年屬天降災淫不雨踰時土山方焦
大水成陸封內山鎮分官禳祈　命公禱于　吳山公
於是氣肅體虔桂酒瓊筵公告神以災淫　神饗公之
吉繭明能通幽口在俄頃雲油雨霈霖霖優渥沃瘠膏
口口私必濡既皂且房歲口大熟遽口起口人咸異之
由是公心有所奉動符冥應招神戶世人供灑掃之事
其後扶　王命提偏帥救亂于蜀陲翦戎于邛僰會不
踰時弭弓反旆繼以叛將擁衆兩河繹騷公鼓行而東
且討且援洹水盡敵魏橋制勝兵未及而趙北圍解氣
有餘而清茇凱旋望渭川則殷若長城復　皇都則口
如破竹冥符幽贊於是乎在無何優　詔拜公上公極
人臣之寵且以西門之務委焉公本之禮經山在封內
者得崇祀典況　吳山德於我乎具以　上聞特
請褒異　詔使中使孟希价持衆賜神錦袍金帶夫人
花冠等煜耀祠宇發揚幽昧山鎮之秩口于方岳矣徵
諸故事當開元廿八年　詔使正議大夫內常侍竇元
禮賜食致祭至天寶八年哥舒翰拔石堡破蕃蠻封
神爲成德公至德乾元之間累有褒口口爲　天嶽王
則神之宣力有自來矣人或以公曩之感神駭于視聽
公異以爲　吳嶽者含蓄雲雨蟠厚地而柱蒼旻天地

之山也李公持顛定傾蘇羣生而戴　天子社稷之山也與夫喬嶽巨鎮均功並用胎鬱氣合何其佐哉鍾鼓樂之茲芬薦之人神欣欣既晝斯夕宜矣山之廣袤載于方志略而不述所述者公之感通與其年月敢學舊史實而無華掌書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于公異奉　命爲記

按唐書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副元帥李晟復京師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八月晟至鳳翔斬叛卒王斌等及涇帥田希鑒此則以其年之十一月祭告吳山而掌書記于公異爲此文也碑中所云相國涼公

鎮鳳翔者李抱玉也金石文字記

右記于公異撰冷朝陽書爲李西平于興元元年十月有事吳山而作也按晟傳德宗還張少宏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記云鳳翔隴右涇原四鎮北庭兼管內副元帥司徒中書令西平郡王而不以僕射平章入銜豈敘後之官爵略前所加而不書耶抑進至三公則解僕射平章耶唐制率以僕射平章遥授藩鎮始爲虛名晟拜鳳翔則爲節度以中書令出鎮與僕射平章迥別矣舊書兼鳳翔尹新書遺四鎮北庭皆當以碑爲正記又追述李抱

玉鎮鳳翔日以中軍委晟禱嶽雨降令晟亦鎮鳳翔復舉祠事文筆之工只三四語盡西平偉績通鑑載公異草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涕即其人也朝陽書遒媚可愛非俗手可及 金石錄補

按吳嶽即西鎮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孫炎曰雍州鎮有吳嶽山亦名吳山水經注汧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山海經吳山三峯秀出雲霄山頂相捍望之常有落勢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唐書地理志隴州吳山縣本長蛇縣貞觀元年更名有西鎮吳山祠陝西通志西鎮吳山廟在隴州南七十里吳嶽山下唐李晟鎮鳳翔時旱禱雨應有侍御史內供奉于公異記即謂此碑也禱雨事是李抱玉非李晟通志失檢隋書禮儀志開皇十六年正月雍西鎮吳山造神廟此建廟之始也冊府元龜天寶十載正月封吳山爲成德公二月己亥遣大理少卿李楨祭吳嶽山成德公至德二年二月帝在鳳翔改汧陽郡吳山爲西嶽增秩以祈靈助此封祀之始也舊唐書元宗紀天寶十載但載正月癸丑遣祭嶽瀆海鎮而不書封吳山神事惟文獻通考載天

寶十載封嶽山爲成德公其八載但云九州鎮山除八諸嶽外並宜封公而無封吳山成德公之文此碑云天寶八年哥舒翰拔石堡破蕃蠻封神爲成德公據唐書紀傳翰之拔石堡是八載六月事若因翰戰功而封吳山神又不應在正月是諸書與碑牴牾未能明也碑又云至德乾元之間累有褒口口爲天嶽王通考但云至德二載勅吳山宜改爲吳嶽祠享官屬並準五嶽故事不云封天嶽王也此碑紀興元元年十月十一日李晟祠吳山之事晟銜云鳳翔隴右口原四鎮北庭兼管內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据舊唐書本傳此銜乃興元元年六月七月兩次所加其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正月所授至三月又加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至四月又加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皆不爲叙入蓋晟時在鳳翔則叙鳳翔之新銜其前銜自不槩叙金石後錄未及審也碑云相國涼公常以中軍云云舊傳云大歷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李晟爲右軍都將今碑作中軍似當從碑碑云救亂蜀陲翦

戎功奬是德宗即位之初吐蕃寇劒南晟將神策兵往救因留成都數月事禪云叛將擁衆兩河繹騷云云即田悅王武俊等魏州趙州之戰及勤王退賊收復京城等語禪與傳皆合傳稱興元元年七月德宗至京師晟亦入朝賜里第田園女樂鼓吹紀功勒碑詩兼鳳翔尹益自復至鳳翔至是乃有祠吳山之事也舊傳稱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新傳作洮州臨潭人攷唐書地理志洮州臨洮郡屬隴右道州有美相縣貞觀四年徙治洪河城以故地置旭州五年又置臨潭縣八年廢旭州以臨潭屬洮州是兩傳籍異而實同也撰記者于公異兩唐書傳公異吳人文章精拔建中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與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德宗覽之泣下既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于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通鑑載其事語益本此碑叙其官階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兩傳皆略書者冷朝陽兩書無傳惟李嘉祐有送冷朝陽及第歸江寧詩知其爲江寧人

## 大岳山銘

石橫廣五尺八寸五分高三尺二寸五分三十四行行字數十八至二十四不等行書在潛縣

大岳山銘并序

判官相州司戶參軍李沛撰

攝□陽縣令陳□卿書

巨唐興元末下　詔徵天下兵將大有事於淮西遲速等□於是焉在　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公選百金之士馬步五千悉甲而遣委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御史中丞荷公惣之洎貞元元年春一月畢會于大梁久之未進以其年冬十有一月□都統撿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懷德郡王汴宋節度副公申令諸軍曰元兇李希烈□□曰爲惡罔□天流毒淮右以逆亂干　神器以暴殄錯□命罪淨于□□禍□于覆宗　上以德柔之以仁綏之如豺如狼□□廼心益不得已而至于用兵猶尚盤桓伺其間□然後□將□天威最尔有衆尔所不最其於尔躬有罪　公由是夙夜祗懼恭行　明命長□□野□□□□次於許之扶溝□□而守□之以碓戟勁弩堅之以深溝高壘□□□□□□□□追誨□及負芒刺于背□戰慄于□常□外虞不遑內事二年夏四月□□□變霜刃□發身分禁下首懸藁街浹辰之間天下如金同文□規□夷一貫雖虞格有苗軒庭涿鹿□

者之師□□□□不是過也五月有詔會大梁洪班賞勞以還師餞酒淮海金帛山積既醉而凱歌者動以萬計事畢□□轅□□□□□□□□屯大岭洗兵刷馬示以無事卷旗虹藏□□□伏□□□□□□□□馬援南征建標於銅柱衛□北伐勒石於燕然安□厠於昔賢□多□於茂實顧謂沛曰此　皇上之威德□□座之不績無逃可乎沛從軍□年備□□□□敢不如命刊石立銘

□□□□春□□藏□□□□□□□□□□山裂壤□□猖狂地所不載天其□亡　皇赫斯怒□樂萬方徵兵諸侯出師勤□殫我□司翼尔鷹揚朝渡孟津夕次大梁深溝□右高壘頹陽有心無戰神□乃邳向化者□覆宗者賊宇宙□一車書同則振旅闐闐全軍□□昔我往矣□□□□今我來思□勳銘山山□□□河流□□垂□□□□此河石

碑爲平李希烈銘功之詞劉昫唐書德宗本紀云興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宋亳節度使劉洽與曲環破希烈之衆於陳州俘斬三萬級生擒賊將翟崇暉以獻戊午劉洽大破希烈之衆擒其僞相鄭賁等五人以獻希烈遁歸蔡州沛州平碑所云大都統檢校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懷德郡王汴宋節度劉公即洽
也碑又云二年夏四月同戚口變霜刃口發身分蔡
下首懸藁街又云五月有詔會大梁洪班賞勞以還
師即指李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所殺并誅其妻子
仙奇以淮西歸順之事亦與史合（中州金石記）
按大岳山禹貢作岳史記作邳禹貢東過洛汭至
于大伾傳曰山再成曰伾爾雅釋山云再成英一
成岳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岳書傳與爾雅
不同蓋所見異也禹貢雖指薛士龍曰大伾山許
慎說今黎陽之黎山今按岳缺二字說文俱無伾
字下引詩以車伾伾坏字下云邱再成者與孔傳
同並無薛所稱語慎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水經
注有兩大伾山其云又東逕大伾下又東合汜水
者此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非禹貢之大伾其
云又東北至滎縣西南古滎口大伾山在其東
北其南岸則滑縣者乃禹貢之大伾即此碑所稱
大岳山也滎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今屬
河南衛輝府河南通志云山在滎縣東南二里即
今碑所在也碑撰書人俱無攷劉洽兩唐書亦無
傳惟于德宗紀與元元年十一月書劉洽破希烈

之事但舊紀稱洽爲宋亳節度使新紀略其官惟于正月戊戌書劉洽爲汴滑宋亳都統副使三月丁酉書劉洽權知汴滑宋亳都統兵馬事舊紀並略之碑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公卽田緒也舊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四月己巳魏博行軍司馬田緒殺其帥田悅詔緒爲魏州長史魏博節度觀察使新唐書田承嗣傳云田悅早孤母更嫁平虜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命悅知節度事帝因詔悅爲節度使後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阻兵凡四年狂愎少謀從弟緒手刺殺之緒字緒承嗣第六子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推緒爲留後詔卽拜緒節度使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一子八品官碑所載緒官紀傳皆略之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御史中丞苻公卽符璘也舊書傳符璘者田悅之將初馬燧李抱眞李芃等破田悅于洹水燧等進屯魏州時悅與李納會于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隨之至是納爲河南諸軍所逼徵兵

于悅悅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既歸遂悉其衆降于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但據傳則璘爲田悅率兵赴濮州非爲田緒璘之官御史中丞是馬燧所遷亦非緒所授與碑異也碑云二年五月詔會大梁賞勞還師此事不見于本紀破希烈之功李晟爲最著劉洽率兵盤桓日久僅止拒守扶溝間有俘獲大都曲環之績爲多至希烈之誅假手牙將陳仙奇並非兵力所致則洽亦無大功可錄宜乎史不爲立傳而李沛乃勒銘大呸比于銅柱燕然幕官喜諛若此可歎也碑無歲月當卽是貞元二年五月

## 張延賞碑

碑高九尺三寸廣約四尺二十五行行六十字隸書篆額在偃師縣經周寨

唐故贈太保張公神道碑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戶部□郎下闕

貞元三年秋七月壬申丞相張□薨于位冬十月乙酉□□于下闕□其□□里鳴呼往□□□哀可極□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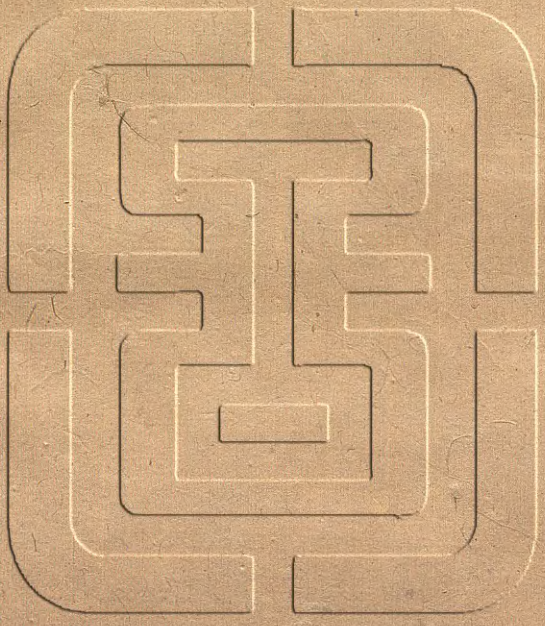
□□名寶符　□讀宗名見奇之且思□□□□□□
□□□□解褐□闕太師□闕深於知□□□歎異□□姻好□闕城邑□闕鎮北都公□□□兼□尹守□拜給事中散□闕□□□闕□節度□闕建中□□□　聾轂駐　蹕□郊□□□□□□□□進封□闕□時都邑□闕重□□故□□□□□□□□

相張公薨于位又云冬十月乙酉葢其葬之日趙氏金石錄題爲貞元三年七月似未諦審其文矣文云太師又云歎異申以姻好謂苗晉卿以女妻之太師者晉卿贈官也後云祁國夫人太師其下剝落不可識祁國葢延賞妻封号太師亦謂晉卿也前兩行曼滅不見撰書人姓名趙德甫謂趙贊撰歸登書登善分隸有名於貞元元和間延賞子宏靖碑亦登所書見於寶刻類編今不可得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億按碑刻缺甚前人皆未收及近韓太初始訪得之其文略可成句有貞元三年秋七月丞相張公薨於位與新唐書德宗紀宰相表並合又載公諱延賞字延賞按本傳延賞初名寶符賜名曰延賞今碑下截寶符字完好其云思恭肅之德錫茲嘉名卽其事也然傳不言字延賞又延賞生平歷官碑字僅可見有入拜給事中又有歷御史中丞證之史文亦不遺此惟碑云以公力竭誠追封魏國公則有所未及此亦足補史之踈也碑言遺令薄葬以布衣瓦器可謂儉而中禮者矣（偃師金石遺文記）

按碑文約一千五百字今存者三百餘字賴標題有張公字文有延賞字知爲張延賞碑據金石錄

以此碑爲貞元三年趙贊撰歸登八分書趙贊無傳歸登舊唐書傳云字沖之吳人大歷七年舉孝廉高第貞元初復登賢良科歷遷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有文學工草隸此碑立于貞元三年是登舉賢良科時也實刻類編載張延賞子宏靖碑亦登所書宏靖卒于長慶四年距書此碑又三十八年則登亦躋高年矣集古錄文載百巖大師懷暉碑歸登篆額則登工書不獨草隸也延賞爲嘉貞之子嘉貞官戶部尚書中書令益州長史都督謚恭肅今碑叙嘉貞官謚有泐字可据補也碑云鎮北都公□□□兼□尹守□拜給事中散下關鎮北都者王思禮也思禮請爲從事延賞遂爲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陝除給事中碑有散字或是散騎常侍然兩傳皆無此官碑云建中□□□輦轂駐蹕□郊傳稱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碑之所見可參攷者祇此餘俱詳兩書傳中又延賞與父嘉貞子宏靖曾孫彥遠累世皆有書名書譜並載之彥遠法書要錄序稱曾祖少稟師訓妙合鍾張尺牘尤爲合作此碑既缺泐而本傳但稱其博涉經史而已不

云工書也因附識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終